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一聲雷

明季，吾鄉大雷雨，空中墜一異僧，蜷須廣額，碧眼方瞳，耳戟雙環，似是西域人。自云托鉢朝五台，倦臥絕崖松樹下，甫交睫，不知何故至此。語雖誕而貌慈，鄉人多愛之，爭延至家，進餐飲，問茹素否乎，曰：「素也食，葷也食。」更喜其誠篤，送之真勝寺，俾掛衲，自名鐵羅漢，不事梵唄，唯日與所游者飲酒食肉而已。聞城北可帆園梅花甚佳，約居士二□餘人往游。離城二□餘里。時尚春寒，人皆重裘，僧則破衲。行至半途，日卓午，各熱甚，爭解去，僧悉代衣之，亦絕無膨亨狀，面亦無汗。花下亭子，跌坐傾談。少頃，雷鳴，雨如霰，為花辟塵，霽則轉涼，仍解付各人衣之。以是，人多樂與之游。游必飲，飲必醉，醉則隨處倒臥，鼾息如雷。夜歸寺，必索水濯。僧備候門，多惡之。一夕以冰水進，僧抽襪伸足，故作蹙眉咬牙怯暖狀，須臾，果然氣蒸騰，且炙手矣。

每聞鐘魚笳鼓，意頗厭惡；惟聞雷聲必傾耳快聽，或悲或喜，或點頭頓足，或合掌誦佛，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！」眾笑之，曰：「若以我為妄乎？吾雷之知音也。天以云為容，沉霾如墨者愁，變幻如錦者喜；以風為氣，長空怒號者戾，穿花飄忽者靜；以雷為言語，罰惡則大聲疾呼，以正其罪，賞善則鄭重飛揚，以策其助。」言次，又聞空中殷殷，眾曰：「頃又作何語？」曰：「骨隆冬，骨隆冬，惱煞也碧翁，悶煞也化工；孝不孝，忠不忠，耳也波聾，目也波■。骨隆冬，心衝衝，雲消也，雨霽也，故態萌。」眾軒渠以為妄。

頃又睹雌電，走金蛇，霹靂震，屋瓦飛走。眾掩耳，問曰：「此又作何語？」曰：「胡家媳，忤阿翁，翁茹素，飯斷蔥，擊之擊之稍從容，骨隆冬。」走詢之，果有胡氏翁媳口角，聞雷怖，伏地尚未起。一日，雷聲沉沉，若疾若徐，忽作奇響，雲豁然開，蔚藍如沐。走詢之，曰：「宦□年，囊何空，靈輦至，城之東。吁嗟乎，王公！吁嗟乎，王公！蔭及子孫富貴通。骨隆冬！」果聞門外鼓吹喧鬧，人馬雜沓。蓋邑紳王公，卒於任，其子扶柩歸，邑人士迎請入城耳。

一日，雨傾盆，響震山谷，雷火光作青紫，炫人目。詢之，曰：「有長蟲，粗於甕，燦於虹，久則助魃化毒龍，噬及生物神豈容，雜雜雜，骨隆冬。」走觀之，果有大蛇震死於南崗之陽，以是人始驚其異。居三年，鄉之老幼婦孺，無不知有鐵羅漢者。

一朝濯足整衣訖，遍招所與游者，集於寺，笑曰：「和尚日日啖施主，絕不作東，何以為情？」乃折紙把筆，畫酒樽匕鬯，雞魚蝦蟹各種焚之，煙裊裊作彩雲，眾方凝視，忽奇震如爆竹，驚怖回顧，則室中已陳設完好，酒滿樽，菜滿盤，几案排列，就坐飲啖，品味無不絕佳。眾樂之。有拇戰者，有射覆唱歌者，僧亦欠伸而起，曰：「老僧願招雷部阿香來同飲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善則善，恐褻神耳。」曰：「無妨。」更折紙，畫水天無際，遠樹迷蒙，一船掛帆，乘風破浪。焚之，煙團結如球。球破，成樓台，成山林，水漸漸流山足，頃刻流漸闊，若江若河，突一舟上流來，僧忽躍登舟，身僅盈尺，向眾拱手，曰：「珍重！」船上帆影奔馳，鼓聲大震，視之，已杳。回顧几案盤杯，亦復烏有。自是始服之如神。

後□年，鄉人某，因事至咸濱，偶游永寧寺，見鐵羅漢跌坐廊下，左右兩巨甕，目若暝。某驚喜歡躍，曰：「大師乃在此乎？」僧不答。拜之搖之，亦不動。詢之寺僧，云：「來此久矣，甕昨甫購來，不知作麼生。」鄉人仍坐守之，夜三鼓，僧忽大呼「雷音王菩薩」不輟。某邀大眾視之，已坐化矣。某遂縷述僧之靈跡，眾始悔恨，遂以甕作涅，合而葬之後圃。某待其竣事，拜而後去。

閱二百六□餘年，寺迭更主席，以無塔無碑碣，遂忘其事。忽一夕，大雷雨，土破甕出，僧以為財，爭啟之，鐵羅漢也。袈裟雖朽，面貌如生，惟四肢冷若冰雪，似非煉形者。昇之禪坐，環誦佛號，頂禮瞻拜。夜靜大放光明，院宇如晝。遠近冠釵，大善優婆，爭來佈施。遂裝金建龕，供於西廊，約略生前跌坐處，顏曰「一聲雷」。

余避亂，幕游咸城，乃同治龍飛二年也。偶謁金容，因憶吾鄉邑乘，載有《鐵羅漢傳》，惟載著裘濯足兩事。詢諸寺僧，始得其詳。且云一夜大雨，方丈知醬甕未蓋，急呼僧，聲為雷聲所隔，方丈謂醬必毀壞，清晨視之，甕已蓋好，詢大眾，無知者，及觀僧像，口角指頭，尚有餘醬云。

懷農氏曰：東王公與玉女投壺，鼻入不出，天且為之唏噓；鼻誤不接，天且為之軒渠。蒿目下界，將痛哭而不制止者，能緘口而不言歟？霹靂大作，口舌且蔽矣，唇且焦矣，而下界之人，恒夢夢而若聾焉。何來佛子，竟是知音！